

第8辑



中译外研究

Research on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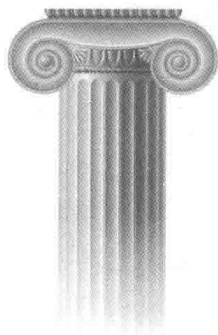
主编 王铭玉

主办 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

- 解读《三字经》译文中形意张力的转换与补偿
- 关于邓小平理论中外交、教育、科技等领域重要表达的
日译问题研究
- 中国对外传播中的话语权构建研究
- “新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华文化外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8辑



中译外研究

Research on Translations from Chinese

主编 王铭玉

主办 中央文献翻译研究基地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译外研究. 第8辑 / 王铭玉主编. —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04-051610-4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汉语—翻译—文集
IV. ①H1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47881号

策划编辑 常少华
责任校对 牛晶晶

责任编辑 张瑾
责任印制 赵义民

封面设计 顾斌

版式设计 孙伟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印刷 大厂益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0.25
字数 180千字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咨询电话 4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hepmall.com.cn>
<http://www.hepmall.com>
<http://www.hepmall.cn>

版次 2019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5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51610-00

顾问委员会

柴方国 黄友义 修 刚

编审委员会

主 任 王克非

委 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东风 王宏印 王铭玉 许 钧

杨 平 杨雪冬 余 江 陈大亮

赵彦春 卿学民 黄忠廉 谢天振

主 编 王铭玉

常务副主编 陈大亮

副 主 编 冯智强 卿学民

编辑部主任 李 欣

执 行 编 辑 王艺潼

目 录

文学翻译	1
解读《三字经》译文中形意张力的转换与补偿/王雪莹	2
从隐秀翻译观看苏童作品《米》中比喻的翻译研究/郑贞 吴建 张韵菲	9
沙博理译作 <i>Spring Silkworms</i> 中桑蚕文化词语英译策略探析/荆素蓉	16
从关联理论谈《红高粱家族》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李欣 张彩艳	28
《三国演义》罗慕士译本中语言文化的欠额翻译/曹阳	45
理雅各与庞德：汉诗英译的译本建设/李洁 李云竹	54
刘禹锡《石头城》的英译批评/李绍青	61
经验功能视角下《滁州西涧》及其译文对比研究/程华明	70
胡怀琛的译诗理论探究/杨森	81
文献翻译	89
关于邓小平理论中外交、教育、科技等领域重要表达的日译问题研究 /李运博 李丹蕊	90
政治文本/话语翻译：功能、目的与策略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两个英译本的比较/李欣	97
文本功能视角下的中央文献翻译 ——以《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解读》翻译为例/石蕊	106
中央文献中的汉语数字缩略语俄译探析/康喆文	114
翻译纵横	123
中国对外传播中的话语权构建研究/熊欣 刘莉萍 李达	124
中国“新型国际关系”概念的阐释 ——以核心术语为切入点/靳利华	131

简评中国翻译史上的几次“中译外”/李珣	141
翻译名家大讲堂	149
“新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华文化外译/潘文国	150

文学翻译

解读《三字经》译文中形意张力的转换与补偿

天津外国语大学 王雪莹

摘 要 中国《三字经》字句行间中无不渗透着形意张力，一字一句隐含着意义潜势，在英译时，能否同时再现原文中的语言形式与意义潜势，恐怕是译者面临的巨大挑战。在国学文化走出去的大环境下，赵彦春的译本因仿拟原作“三字格”的译法，受到译界的关注，本文将从关注形意张力的视角，解读该译本“形”与“意”的转换与补偿。

关键词 《三字经》 形意张力 翻译的转换与补偿

一、引言

中国的《三字经》蕴含了中华民族的哲学思想、文化意识和思维方式，相传是南宋学者王应麟所作，篇幅短小，形式是三字为一节，隔句押韵，深厚的潜势意义历久弥新。至今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译本多达13种，如英美国家的传教士马礼逊（Morrison）、裨治文（Bridgeman）、欧德理（Eitel），著名汉学家翟理斯（Giles），以及王宝童先生都翻译出版过《三字经》，他们的译文令海外读者感悟到中国文化的精髓。2014年由赵彦春教授翻译出版的《三字经》英译本因仿拟中文“三字格”受到国内外译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形意张力的角度解读译文“形”与“意”的转换和补偿。

二、解读形意张力

“张力”一词源于物理学，指物体受到拉力作用时，存在于其内部而垂直于两个相邻部分接触面上的相互牵引力。所谓形意张力，就是形式与意义相互之间的牵引力，形式承载意义，意义烘托形式（赵彦春，2014：11）。语言具备形式与意义两种元素，在“形”和“意”的力量相当时，语言中就存在张力。就单个的词或单独一句话而言，可以表达不同的意义，由于一个单独的语言单位背后是一个意义系统，在与其他语言单位的交互中，就产生了形式与意义的张力。文章中的张力在形的方面表现为节奏恰当，毫不拖沓；在意的方面表现为文字背后的意义恰到好处，留给读者想象空间。《三字经》文本形式凝练，三字一节，语义深刻内敛，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载体，如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文化心理等等，其意义潜势蕴含于行文中。译者若想翻译出《三字经》的道德形意张力，要弄清原文的形与意，对文字的意义潜势进行选择，修辞进行转换。

三、赵氏译文中形意张力的取舍

许钧（2004：39）指出：“艺术个性强的原作，往往有相对来说比较大的阐释空间。”《三字经》所表达的情感意义远超过指称意义，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和伸缩度，译者可以最大化地再现或补偿原文的形象特征和审美感觉。不同的《三字经》译本，对原作文本形意张力的转换与补偿各有不同，比如西方传教士、外交家的译本注重对文字语义的解释，而赵彦春的译文侧重对原文意义潜势的重构与再现，在不改变原文的“三字结构”下，形成译文形意张力的突破。赵译本采用的补偿性翻译就是在两种语言的形意张力之间进行取舍，从手段的更替中实现张力的转换。

（一）文本结构的转换

翻译本身是高度灵活的，原语的某些语言形式虽然无法直接转化，但是赵氏《三字经》的译本利用译入语的语言潜能和优势，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转换表达途径和手法，以弥补语言形式表现效果的失真和损失，将原作的艺术风格和风采尽可能展现给译文读者。译文无论在韵脚还是平仄等修辞方面都应该最大程度地再现原文的美感（龚晓斌，2013：173），基于此，该译本转换了原文本的修辞结构，以重新选取押韵修辞、词首重复形式补偿原文词句的形意张力在译文中的缺失。

例1. 养不教，父之过。

教不严，师之惰。

What's a father? A good teacher.

What's a teacher? A strict preacher.

古代社会中有“天、地、君、亲、师”之说，父亲不对子女教育负责便是父亲的过错，师道不严便是老师懈怠的过错。原文的意向态度非常明确，就是应以“教育为本”，在意象内容上，两句形成对比之势，体现出“尊师重教”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原文采用排比结构的修辞方式，语义畅达，层次清晰。从中英文对照来看，除了“父”与“father”，“师”与“teacher”相对应，再难找出对应的成分了。当原文某一特征的可译性限度较大时，译者可以考虑“译文用另一特征将原有特征要表达的语意、感情色彩和风格效果补偿出来”（Baker, 2000: 78）。因此，译文以相同的“what's”问句式替代原文的排比修辞结构，其中的“形”转换后，修辞力度仍然使译文再现美感。此外，译文对“父之过、师之惰”的语义生成结构进行转换，将“过”和“惰”所对应名词结构转换为形容词结构的“good”和“strict”以修饰“父”和“师”。转换后的修辞结构更易为西方读者接受，使“父”与“师”在教育上的重要性和职责性一目了然，原作形意张力得到巧妙的补偿。

例2. 此十义，人所同。

当师叙，勿违背。

This you remember, For every member.

This you obey, For every day.

此节中的“十义”指父慈、子孝、夫和、妻顺、兄友、弟恭、朋信、友义、君敬、臣忠。然而，经文中所提倡的长幼尊卑伦理道德在西方的伦理文化中出现了语义空缺，“兄”与“弟”、“朋”与“友”在译语读者的语义视角是模糊意义，分别统称为“brother”和“friend”。所以译文不得不使用模糊修辞方式，以“This”代替，隐去了兄弟朋友等“十义”的语义解释，同时以“this.../for...”平行句式加以补偿，使译文韵律工整，语气铿锵。

“当师叙”一句并未译出“师”的字面意义，但转换为“you”的祈使句结构，以说教式再现了语用功能，补偿了语义上的缺失，蕴意中肯，不失为另一种形意张力。

例3. 礼乐射，御书数。

古六艺，今不具。

Rituals, calligraphy, shooting,

Music, mathematics, driving.

This six arts,

Need devoted hearts.

此节经文讲述古代读书人必修的“六艺”。前两句中的“礼乐射御书数”在英语语言中都有相应的指称概念，分别对应“rituals, music, shooting, driving, calligraphy, mathematics”，虽然不需要语义引申以及句法结构的调整，但是对于空间的词序位置应该谨慎斟酌，因为“shooting”和“driving”有相同的韵脚。文学翻译的宗旨不仅仅是传递原文中的指称信息，而且还包括再现原文的形象特征和审美感觉（龚晓斌，2013：173）。基于审美功能的传达，注重译文的节奏与韵律，译者在词序的排列上精心构思，将读音音节相同的词汇一一匹配，分别将双音节“rituals”与“music”和四音节“calligraphy”与“mathematics”相对应，再将韵脚音相似的“shooting”与“driving”对应，这种语言形式的均匀对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译入语读者对抽象含义“六艺”认知的不足。

（二）意象换位的补偿

所谓意象换位就是译文在不同于原文的位置再现相同的效果。文学创作具有“审美化特征”（王平，2009：17），文学翻译要抓住其深层次的艺术思维联想。译者必须“遵循作者的认知模式，顺应作者的认知心理”（王平，2009：22），把原作中形象化的语言思维，通过欣赏和体验，运用诗性思维进行艺术提炼，再以诗化的语言展现在译语中，使之神形兼备。汉英语言的表征形式存在巨大的差异，译者不得不在审美客体和审美对象之间做出相应的调整，通过意象换位以补偿审美在形式和功能上的缺失。

例4. 勤有功，戏无益。

戒之哉，宜勉力。

Good is diligence; Poor is negligence.

Trials you breast; Work with zest.

这一节作者的意向态度十分明确，分别以勤劳和嬉戏的后果作对比，反复劝勉世人要精进治学，不要嬉戏怠慢，以免荒度光阴，具有警示的效应。人类对事物的感知在很多方面具有普同性，这为不同语言间的可译性提供基础。搭建原语经典文本与译语文本文化对等的桥梁时，如果译者偏重语义信息的忠实性，而忽略意象特征的再现，不可避免地会损伤原作的行文特色以及节奏美感。比如，“diligence, play, advantage, disadvantage”等词语的语义信息貌似与原语义一致，但是将这些词语组合之后，从整体的语篇功能和语用效果分析，不能凸显“勤有功”与“戏无益”的对立结果，更缺失了原文的诗体意象。赵彦春的译文中对诗体意象的处理较为灵活，用“good”与“poor”分别与“diligence”与“negligence”搭配，进行意象替换，重新组合原文的对照关系，算是对译语读者的审美视野具有一定的补偿作用。

例5. 子不学，非所宜。

幼不学，老何为？

An unschooled child, Will grow wild.

A young loafer, An old loser!

行文的意合型结构所映现的“幼不学，老何为”事件，令读者升起“黑发不知勤学早，白头方悔读书迟”的感受意，勾勒出年幼时不学习，年老时后悔已晚的意象情境。汉语思维方式重意合，句子的表情功能倾向于“隐性”的连贯，依靠句子内在潜势意义保证语篇的连贯性。英语重形合，强调“显化”形式的逻辑关系。对这一节的“非所宜”与“老何为”英译时，需要协调好形合与意合的矛盾，以适当处理行文的形式和意义的潜势。译文“an old loser”作为直抒胸臆的具体意象，完成了中英文之间的意象换位，转喻出“老何为”中含蓄迂回的劝诫意象。

例6. 幼儿学，壮而行。

上致君，下泽民。

Learn when young; Act while strong.

Benefit each other, Under the sun.

翻译不仅考虑语义信息的传递，更着眼于语用效果，甚至在两者间做出抉择。“上致君，下泽民”的语义信息传递出上辅佐君王，为国家效力，对下恩泽黎民百姓的意义潜势。考虑到英汉语间信息结构的差异，译文难以趋近原作的语言对称结构，用“benefit each other, under the sun”替代，形式虽保留下来但“致君泽民”的意义缺损，多多少少是一种遗憾。

（三）糅合释义的再加工

《三字经》的译文用于传播中华文化精髓，便于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由于不同语言词汇的意义空间、组合方式不同，无法用相同的手段达到形意相同。每位译者会有自己的话语表达方式，赵译本中除了表现出诗体形式之外，还进行散文化的解释，补充必要的文化背景信息，如将“若梁灏，八十二”译为“Liang, Wizard True, At eighty two”，“莹八岁，能咏诗”译为“Ying so great, Versified at eight”，“泌七岁，能赋棋”译为“Mih rhymed even, Then at seven”。就语义层而言，拼音译法对于西方读者而言，不过是“一串毫无意义、难以认知的符号”（赵彦春，2014：86），所以译文不约而同采用了对历史人物的释义以补偿文化信息的缺失，使译文读者明了发生在每位人物身上的一个个事件：wizard, great, rhymed。这种将必要的释义糅合进译作行文的做法，是对西方读者在文化缺失方面的一种补偿。

例7. 彼既老，犹悔迟。

尔小生，宜早思。

This man, behold, Started when old.

Cherish your time, Even ere prime.

例8. 彼颖悟，人称奇。

尔幼学，当效之。

They, so clever, Praised with wonder.

Like them, begin. Now to win.

例9. 彼女子，且聪敏。

尔男子，当自警。

These girls above, Did smart prove.

Man thou art, Devote thy heart!

语言是形式与意义的两面体，仅考虑语言单位的对应往往会导致语义的不对应，仅考虑语义的对应会导致意境的不对应，所以不同语言之间进行形意切换时就不可能追求简单的对应。就像冯友兰（2011：16）先生所讲，“译文通常只能表述一种含义，而原文可能还有其他层次的含义，原文是有提示作用的，译文则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例7中的“宜早思”表层语义是“take an early think”，但行文意在勉励年少之人趁着大好年华发奋读书，具有提示作用。翻译的重点在于传达字面背后的语用效应，译者应该根据上下文重构语境视野，以语篇手段“强化信息接收者对信息的加工深度”（李运兴，2010：87）。为了补偿原文语言的形式与可感知程度，译者以“cherish time”糅合了语言内涵，并对“宜早思”重新释义，运用“cherish your time, even ere prime”使译文结构对仗工整，激发了读者的审美情趣，押尾韵的表达效果也增强了语篇的感染力。“犹悔迟”在译文中虽并未单独译出，却蕴含于译文的字里行间，完成了行文的呼应功能。译者以糅合释义的新形式完成对句子意义潜势的再现，浓厚的教化和劝勉意象重新活跃在译文中。例8中“尔幼学，当效之”与北齐祖莹和唐朝李泌两位少年天才相呼应，但是效仿两人的聪颖还是效仿行为，原文并没有明示，这给予了译者较大的糅合释义的操作空间。因此译者以自己所认知的意向内容，将一句话拆分为两个祈使句，采用诗体的形式特征，表达出译文的意向性“now to win”。例9是以才女谢道韞的事例激励男子努力求知向学的暗示，译文即使基于语义层面的对应，将其本义一一译出，也将面临语用和审美的难题，基于此，译文“Man thou art, Devote thy heart”采取古语体，“be”动词选用了英语古体“art”，赋予读者接受古训的意境效果。祈使句“Devote thy heart”的运用诠释出“当自警”的意义潜势，达到自查自省的语用张力。译者发挥了意识双重结构的想象空间，对原作“尔男子，当自警”糅合释义，

将原作与创造适当结合,实现对译作的升华,这种再创造显示出译者的主体意向性对译文语码转换的重要导向作用。中国儒家的思维体系内容宏富,层面多面广,意义深邃,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在糅合释义的再创造过程中,实现句法顺应,语义贯通,音韵保留,只有三者有效结合,方能使译文形神俱佳。

四、结语

每一种语言都有一套自足的形意张力体系,有其自身不可或缺的结构特征。《三字经》的翻译过程就是在权衡有限的形式表征和无限的潜势意义的过程中,将无形化于有形。李运兴(2010:80)提出在追求形意张力对等的情况下,语言和文化绝不是割裂的,两者的关联意义成分只有被摄入认知主体的心理世界才会在交际中发挥作用,译者需要在两种语言结构体系之间进行语义、意象、修辞结构的立体化取舍。原作的一个文字可能转换成一个英语词缀或者一个短语,乃至一句话,而词序的调变又会引起其他部分的调变,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从赵氏《三字经》译本可以看出,赵彦春的翻译脱离了汉语形意张力的系统,彰显译者的主体性,在英语语言中寻求了一种符合其形意系统特征的表达方式。

参考文献

- [1] 冯友兰. 中国哲学简史[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1.
- [2] 龚晓斌. 文学文体中的视觉翻译[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13.
- [3] 李运兴. 翻译语境描写论纲[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 [4] 刘宓庆. 文化翻译论纲[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 [5] 王平. 文学翻译审美学[M]. 北京: 国防工业出版社, 2009.
- [6] 许钧. 翻译价值简论[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1).
- [7] 赵彦春. 三字经英译集解[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
- [8] Baker, M. *In Other Words: A Course on Translation*[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作者简介:

王雪莹, 天津外国语大学副教授, 研究方向: 应用语言学与西方翻译理论。

从隐秀翻译观看苏童作品《米》中比喻的翻译研究*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 郑贞 吴建 张韵菲

摘 要 本文从中国传统文论的“隐秀”思想出发,考察了苏童《米》中比喻的翻译,认为译者较好地处理了文中内涵丰富的叙事化意象,在“隐”和“秀”之间做出了适当的选择。

关键词 隐秀观 《米》 叙事化意象 翻译

一、引言

刘勰在《文心雕龙·隐秀》写道,“文之英蕤,有秀有隐”(《文心雕龙》卷四十)。文学语言总是既有具体的形象和鲜明生动的语言(秀),又有丰富的内涵(隐)。翻译作为一种最为常见的重写形式,应当体现出文学语言的诗性特征,既要传译出原文丰富的言外之意,又要讲究表层语言的鲜明生动。也就是说,好的文学译作应当有隐有秀,隐秀得宜。这应当是文学译者的一种追求,也是衡量翻译观是否成熟的一个条件。翻译的神似与形似,其实也可以用“隐秀”的道理来说明。那种刻板地一味摹拟事物的单纯形似之作,是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的。真正的艺术品既似物,又能令读者想象到隐蔽在此物背后的神,这就是“神似”。因此,译者应富于想象,让读者从显现的东西中想象到隐蔽的东西。可见抓住了文学语言的诗性特点,解决了翻译文学的“文学性”和“文学肌质”[美国新批评派兰色姆(John Crowe Ransom)术语]的问题,这正是文学翻译隐秀观的价值所在。

翻译隐秀观指导下的文学翻译实践可采取以下三种策略:(1)虚实结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2017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当代先锋小说英译及其在英语世界的接受研究”(编号17CYY007)的阶段性成果。

合,追求余味(“深文隐蔚,余味曲包”);(2)文本互文,引人入“境”(“秘响旁通,伏采潜发”);(3)发挥想象,艺术再造(“辞生互体,有似变爻”)。

二、隐秀翻译观指导下的《米》中比喻的翻译

比喻是西方修辞学研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种语言艺术手段。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提到辞格都以“比喻”为代表,认为“比喻”不但能使语言生动化,而且“比喻”的妙用是天才的表现。准确而新奇的比喻是苏童语言的一大特点。在选用喻体的时候,作者极富想象力和表现力,带动读者张开想象的翅膀,和作者一起去感受小说的情境、氛围和人物思想。这些比喻在喻体的选择上新奇而独特,准确地表达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意象,读来新鲜可感,形象鲜明。

苏童的比喻是很出彩的,表现在本体和喻体之间若即若离却又恰如其分的距离和状态。这种比喻能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来看几个比喻及其翻译的例子。在以下例子中,译者葛浩文(Howard Glodblatt)保留了原文中的本体和喻体,但是译法比较灵活,都有一些改变在其中。译者在翻译这类叙事化修辞格的时候,所采用的是事实化或者虚拟化的翻译策略。Talmy(2000:100)的认知语义学认为,不同的认知系统会以不同的方式来识解一个认知对象,主要存在两种极端方式:一是事实性(factive)方式,指用来显示较高真实性的认知评价;二是虚拟性(fictive)方式,指的是认知的想象力。这两种情况代表的是认知的真实度,而和认知行为的真实存在与否没有关系。这里只是表示了所涉及的认知真实性的两个倾向或者极点,其中必然存在二者兼有的中间状态,尤其是在叙事化、事件化更强的文学作品当中。下面我们将结合《米》的语料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虚实结合,追求余味

明喻中“本体”“喻体”“喻词”都出现,且多用“像”“如”“似”“宛如”“仿佛”“犹如”等喻词。陈晓明认为,苏童酷爱而且擅长用“像……”的比喻。“像”并不仅仅引进另一时空中的情境,使叙事话语在这里突然敞开,而且“像”所引导的比喻从句经常表示了一种反常规的经验。“像”从句产生的反讽效果不断瓦解主句的存在情态和确定意义。(转引自周宪,2004:379)对此译者采取了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

(1)奇怪的是他不想离开仓房,依靠着米就像依靠着一只巨型摇篮,……(苏童,2005:68)

Oddly, he didn't feel like leaving the storeroom. Resting against the

mound of rice was **like lying in a big cradle**. (Goldblatt, 1997: 78)

米仓和摇篮本来是没有相似之处的，但是在《米》的故事中，因为米对主人公五龙的特殊意义，两者被自然地联系在了一起。米是一个巨大的隐喻，也是这个故事的叙述动力。米是精神的依托。“清香”“米香”“雪白”是五龙在提到米时重复率最高的词汇。米的清香与雪白给了五龙精神上的慰藉，让五龙涣散的精神为之一振。在异乡异地唯一能让五龙感到亲近和温暖的只有米的清香。在困顿的时候，五龙喜欢靠着米，就像靠着一只巨型摇篮，他觉得唯有米是世界上最具有催眠作用的东西。表面看来五龙没有爱、没有情，头脑中充斥的只有恨和仇，但从内心深处，他的爱是米，他把所有的情都给了米。米是五龙的母亲，它给了五龙生命。在他的心目中米是最纯洁的、最神圣的，他不容许任何人玷污了米。

因为大水把枫杨树村将要收割的粮食都冲走了，所以五龙离开了家乡到城市来讨生活。又是因为想呆在米多的地方，所以他央求米店老板雇用自己。在城市经历了从贫困、发家到败落，并做出了种种坏事，他唯一不变的是对米的迷恋。最后，他还是带着一车皮的米回到了家乡。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五龙除了米其实什么也没有。这里的比喻说明了依靠着米的五龙觉得心中踏实，就好像回到了摇篮中和母亲的怀抱。所以米对他而言是很神圣的。这其实是主人公五龙最可悲的地方。他觉得自己就是被一种梦想所害。他所谓的梦想就是希望带着一车皮的米“衣锦还乡”。他虽然大手大脚地花钱，但是他不花自己的血汗钱，而是把它们都攒起来，最后在枫杨树买地，让全村的人都可以有地种，有粮吃。

译文中把“就像依靠着一只巨型摇篮”翻译为“**like lying in a big cradle**”，保留了原文的本体和喻体。但是如果将译文回译就是：就像睡在一个巨大的摇篮中一样，便会发现译文与原文有点出入，即人物感觉似乎发生了位移，从“旁边”转移到了“里面”。但是这样虚拟化的处理方式似乎更贴近五龙的心情，那是一种渴望回到母亲的子宫得到保护的感觉。这更加深了一种反讽的意味。因为到最后他赖以生存的所有的仇恨其实都是一个梦，一场空。我们再看一个体现了更强的主体感知和体验的译例。

(2)……，现在他的每一丝肌肤都在炎热中往下剥落，像阴潮的墙角的泥灰，或者就像那些被烈日烧焦的柳树叶，一点一点地卷起来。(苏童，2005: 180)

...; he felt as if it were **being torn from his body, like mud peeling off a damp wall, or willow leaves curling up as they baked in the sun**.
(Goldblatt, 1997: 215)

该例子形象生动地描写了身染恶疾的五龙在炎热的夏季更加痛苦的感受。